

主 编 陈先义 柳 萌

风霜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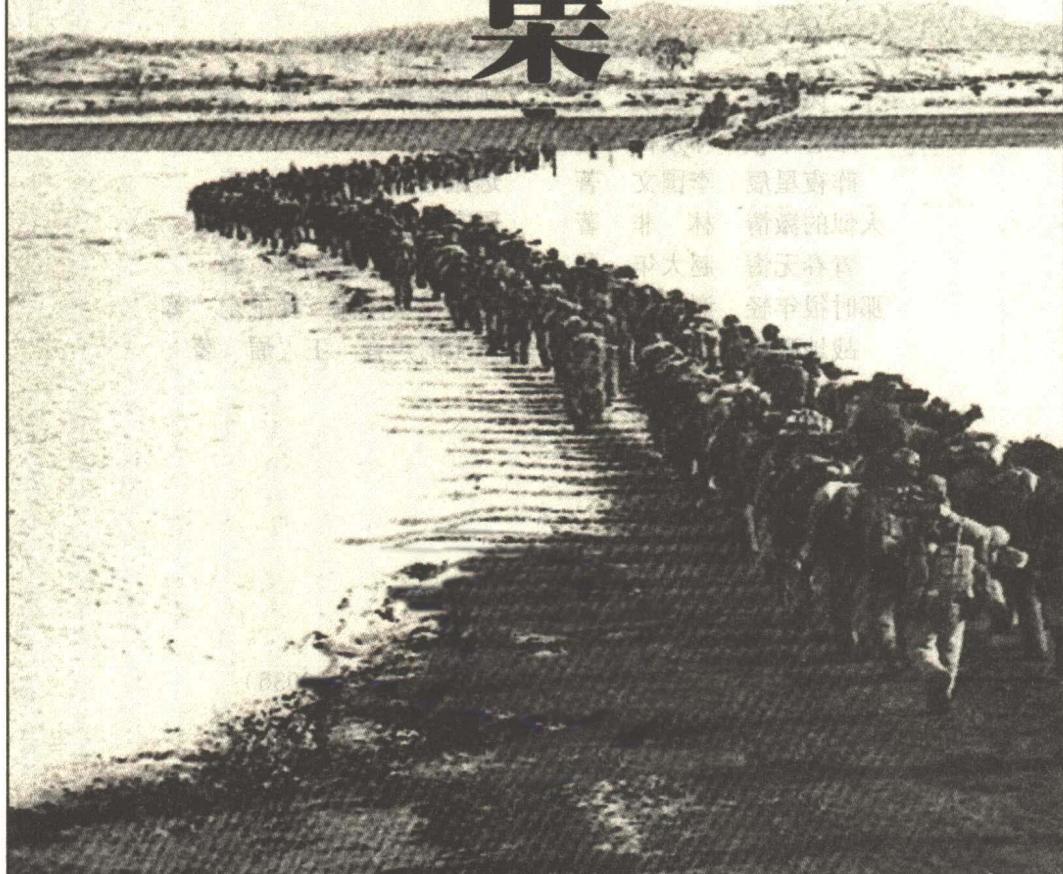
FENG SHUANG JI 刘白羽/著 解放军出版社





刘白羽

风霜集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兵大家丛书

风霜集 / 刘白羽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4

ISBN 7-5065-4823-2

I. 风… II. 刘…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0458 号

老兵大家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柳 萌 陈先义

编 委: 兰 草 李鞍明 陈先义

徐贵祥 峭 岩 柳 萌

濮继红

第一辑 绿魂 柳 萌 著

风霜集 刘白羽 著 钟情无悔 石 英 著

难忘军旅 邓友梅 著 第二辑

昨夜星辰 李国文 著 远旅心语 陈昌本 著

火似的激情 林 非 著 国家的投影 蒋子龙 著

青春无悔 赵大年 著 人生有缘 蒋元明 著

那时很年轻 谢冕 著 却忆往事风流 杜卫东 著

战地醉雪 孟伟哉 著 泥土的声音 王 眉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50 千字 印数: 5000 册

定价: 2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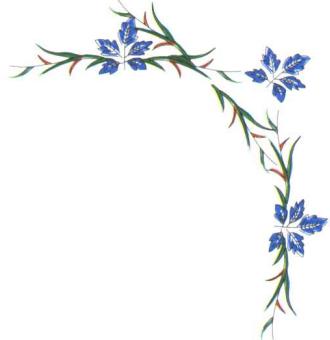
永遠的軍魂

軍魂



31
白羽





刘白羽 1916 年生于北京，1936 年在《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冰天》，从此走上文学道路。1938 年赴延安，受毛泽东委派陪美国海军武官卡尔逊遍访华北游击区。1939 年赴太行山参加敌后游击战；1940 年回延安，任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支部书记；1942 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调任重庆《新华日报》副刊部主任。解放战争中任新华社特派记者；1949 年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后，1950 年由罗荣桓提名，毛泽东批准任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以后历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现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

在近 70 年的文学创作中，主要作品有散文《草原上》、《太阳》、《幸福》、《五台山下》；中篇小说《兰河上》、《火光在前》；长篇通讯《环行东北》；散文集《红玛瑙集》、《芳草集》（获中国作协首届散文奖）、《海天集》、《秋阳集》、《腊叶集》、《天籁集》、《凝思集》；长篇报告文学《大海——记朱德同志》；长篇回忆录《心灵的历程》；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获茅盾文学奖）、《风风雨雨太平洋》等。



生命中有一片绿色的叶子

——序《老兵大家丛书》

陈先义

绿 色，是和平的象征；绿色，是青春的代名词；绿色，以蓬勃向上的朝气催人发奋，给人鼓舞，大凡有过军旅生涯的人，谈起人生那段不寻常的岁月，总有一种割舍不断的绿色情绪，总要伴随着充满激情的美好回忆。

摆放在案头的这套题为《老兵大家丛书》的卷帙浩繁的丛书，便是刘白羽、李国文、邓友梅、赵大年、孟伟哉、林非、柳萌、石英等十几名苍苍白发的老兵对自己曾经有过的那段戎马岁月的回忆。

这些在中国的当代文坛声名显赫的作家们，人们提起他们的作品应该说是稔熟于心，如数家珍。因为这些作品曾以精辟的思想内容和精美的语言艺术，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为丰富中国文学艺术的宝库做出了贡献，其影响足以惠及几代读者。比如，刘白羽的《长江三日》，作为经典散文，至今仍作为大中学校的必读教材；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那五》；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孟伟哉的《昨天的战争》都以其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成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例证。至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更是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反映企业改革的代表性作品，为广大读者所称道，一部又一部灿若珠宝的文学佳作，标明了这些作家们不可磨灭的贡献和文学实绩。

但是，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作品列入《老兵大家丛书》的这些作家们，都有着一段戎马岁月的生活经历。他们在年轻时代穿越战火，踏着硝烟，为自己的生命打上了充满军旅阳刚之美的绿色印记。人们或许不知道，曾经以优美流畅、大气磅礴的散文作品受读者尊敬的作家刘白羽，早在抗战的烽火岁月，就一身戎装北战南征，那时他已经是位著名的战地记者了。当年，毛泽东主席发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前，曾把他请进自己的窑洞，与他有过三次促膝长谈。孟伟哉、李国文，如今已经是年过花甲的白发老者，今天当人们捧读他们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时，很少有人知道 50 多年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在烽火硝烟中，也有过他们矫健的身影。特别是孟伟哉，至今身上还留有三八线作战的伤疤。由于负伤致





残，孟伟哉走下战场便告别了军旅。此后，曾在省文化厅、出版社等文化部门任职。也许那段让他刻骨铭心的战争生活，铸就了他的作家之路，于是才有《昨天的战争》那样的鸿篇巨制面世。认识散文家的林非，却未必认识在渡江战役中荷枪实弹冲向南岸滩头的那位青年战士。那时林非不过十八九岁，波澜壮阔的日子，生离死别的场面，成就了他别具特色的散文。同样，当我们翻开丛书，一位稚气未脱的海军战士照片映入眼帘时，或许你不相信这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站在文学潮头引吭高歌的先锋人物蒋子龙。看到穿军装的柳萌、石英，我们是那样的熟悉，却又那样陌生。我们熟悉，是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曾经阅读过军人那种特有的气韵，曾经领略过军人那种特有的风骨；我们陌生，是因为这些我们熟知的作家，他们曾经是个兵。看着他们身着军装的照片，好奇中我们不觉又平添了几分敬重。

阅读这些作品，可以看出，这些大多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白发老者，字里行间跳动的是青春之火，笔端流淌的是军旅之情。他们对属于自己的青年的那段日子是那样珍视，他们提起穿军装的年月永远是那样心潮澎湃。虽然同为散文随笔，但风格却各有不同，刘白羽的隽永，林非的质朴，李国文的睿智，邓友梅的平和恬淡，柳萌的率直真切……然而，通观丛书，有一点又是他们相同的，那就是对军旅岁月倾诉的都是那样无比真切的情感。无论是写战地风采，还是绘边塞风情，是叙战友情怀，还是赞故乡明月，作品中涌动的都是军人情怀。正如赵大年、邓友梅所言，生命的七八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仔细想一想，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还是穿军装的经历。军营培养了个性、学会了真诚，军营，给人血气方刚的品格，教会人在困难面前一往无前的冲锋。或许正是因为人生有这样一段军旅岁月，在此后的生活中，尽管有许多坎坷，许多逆境，他们都挺直腰杆走过来了，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走出了人生的辉煌。所以，当他们以《老兵大家丛书》之名将自己的经历诉诸文字时，比平生创作任何一部大书都来得认真执著。生活故事、人生体验，在他们笔下娓娓道来，读之启人心智，催人奋进，十几部作品，如十几部教科书，向读者诉说着多彩的人生。

“十八岁，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懊悔。”这是当今正在传唱并为人喜爱的军旅歌曲。这歌属于新兵，当然也属于老兵，生命中有一片绿色的叶子，即使到了白发皓首的年月，也永远会像十八九岁的新兵一样年轻。



自序 ZIXU



因为我做过亡国奴，那耻辱、那悲愤、那惨痛，使我对日本法西斯的仇恨，像火一样在我的心灵中熊熊燃烧，至今燃烧，永远燃烧。

就是那个夏天，北京沦陷了。

有天，恰好我站在天安门前，我忽然为震天动地的轰隆声惊醒，我抬头一望，一排日本坦克从前门向北驰来，从我面前驶过，那一瞬间，坦克履带在地面上轧下的深深痕迹，像毒蛇狠狠轧过我心头，我的心在流血啊！那时我只有一个心思就是绝不做亡国奴，我要抛弃家园，回到自己的祖国，当时之路只有一条就是从海上逃亡。北京到天津第一次通车，我就挤上火车，在天津下车出站，我看到两个日本兵，真是凶横、丑恶，日本人个子矮，车站门口，一边放一个大木箱，从两边伸出火枪，把雪亮刺刀尖相对，形成死亡的穹门，耻辱啊！我只好低着头从刺刀下走过，仇恨啊！我一生一世，只有在敌人面前低过一次头。这血的烙痕，永远印在心上。

到延安我才 22 岁，但我已是出版了两本小说集的作家，和一群文化人被安置在机关合作社招待所里。有一天，一个消息说毛泽东来看望我们了，我们非常兴奋的聚集在门口，等待毛泽东到来。果然看见他从密密人群中走来。那时刚刚经过雪山草地，他消瘦憔悴，但他骨格气派，甩着两手潇洒步行，还是神气非凡的，他同我们都在白木板凳上坐下，一一漫谈征询，轮到我这个青年人，他说：“刘白羽同志，你去教书吧！”这句话使我挣得满面通红，我说：

“我要上前方去打仗！”

是的，就是我跟毛泽东说的第一句话，就决定了我的一生。



这话是二月讲的，谁知一个5月之夜，毛泽东派一个警卫员提了马灯，引我到凤凰山下他的居处，他决定我陪美国人卡尔逊到华北游击区去。当时我只知道卡尔逊是一个海军军官，现在我才明白他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要亲眼目睹、实地考察游击战。这是一项多么隆重的涉外任务，毛泽东选中了我。我不顾生死存亡，在炮声隆隆，火光冲天的深夜，两次抢度日本强盗严密封锁的同蒲路和津浦路，或则徒步跋涉，或则跃马飞奔，一次又一次通过险关绝路，走到气势轩昂的游击战士中间，看到被烧杀抢掠的惨迹，但是这些危难并没有使我后退一步，反而增加了我作战的决心，敌人的凶残暴虐，战！战！我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宁可作战而死，决不苟且偷生。

我们这一代人是从头到尾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而且中国是遭受屠戮、屈辱最早，也是激起与法西斯决一死战最早的人民。欧洲的战场爆发了，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要用鲜血染红整个世界，把整个地球捣碎，多少人民受着罪恶的屠杀，枯骨如霜，苍天泣血，我深深记得当德国法西斯冲过了斯大林格勒，整个战局危在眉睫。蒋介石乘机进攻边区，断绝供应，我们一个冬天只穿了去年的破烂棉袄，经过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我上山去开荒种粮，又学得纺线的本事，中央让我去重庆，我穿的就是整齐隆重的蓝色毛呢的衣服，有意给大后方的人们看看。我在重庆听到日本法西斯投降的震动人心的大好信息，我喜得流下眼泪，真如杜甫诗云：“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切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真是“便下襄阳向洛阳。”报社决定我作为参加北平调外执行部记者，但我总算回到我受亡国奴之耻的地方，摘去了亡国奴的帽子。

张家口沦陷，内战耀然而发，周恩来把我和汪琦召到南京梅园新村。他对我说：“内战爆发，中央决定撤退，白羽！你有两个地方可去，一个是到香港作统战工作，一个是回解放区。”我应声说了跟毛泽东见面时同样的话：

“我回解放区去打仗。”

两次历史关键时刻，我同样的一句话，决定了我的一生。

冰天雪地，灼寒如火，苦战三年，豪情昂扬，我为了粉碎一个旧世界，创建一个新世界，我不顾生命，不怕生死，连下三城。我第一个进入沈阳，我第一个进入北京，我第一个进入武汉，横过长江，直捣湘江、沅江。战争的苦难没给我一丝畏惧，反而锤炼了我的性格，我的为人，我决心只要战争，我一定挺身而出，朝鲜战场，我受到美国飞机的猛烈轰炸，冒着美国封锁的炮火，亲赴火线，我从来没有一个怕字，我为正义而战的责任，形成我的心胸，我的情感，我的性格。最明显的一次，是炮击金门。当时我正在苏联塔什干

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我从收音机里一得到这消息，心急如火，直想就去，于是会议一结束，我谢绝了旅游日程，飞到北京一天，就直奔厦门。我不只是在山头战壕里，看着万炮震金门的风雷闪电，战火硝烟，我还亲赴前沿。那时，我迟到了，渡海的船不开走天一亮我会被炸沉，于是，我在土堡里过一天一夜，等着第二夜渡到紧靠金门的小岛屿，只要一露头就会遭到一枪，我还是爬在壕边上，亲自察看金门。正是这危难，这险恶，养成了我的浩然之气，也正是这浩然之气，写出急流勇进的《长江三日》，写出《第二个太阳》，写出《心灵的历程》，写出《风风雨雨太平洋》，就因为是正义战争的儿子，是党的真正的儿子。我常常叫人警惕着战争。因为你只要听一下，这地球上从来没停过炮火枪声，放眼中东，多少人被虐暴，多少人被炸死，但是我有一个信念永远存在。不论哪个强霸的帝国主义，要抢占我们国土，烧杀我们国人，我们13亿人民决不惜一战，决不低头受辱。

我永远不会忘记做亡国奴之耻之恨。

我没有辜负跟毛泽东说的那一句话。

我没有辜负跟周恩来说的那一句话。

我到现在，年近九旬，还是一个真正的军人。

2004年6月8日



■ 目录 MULU

毛主席引我走向战场	1
巍巍太行山	3
马鸣风萧萧	8
白桦树	11
第二次世界大战风云录	13
冰天雪地之战	20
冰天雪地之战续	64
泥泞酷热之战	117
北京入城记	162
伟大人民力量的检阅	166
郭沫若的一封信	168
日出	169
长江三日	172
记战斗英雄曹纬	178
巍然天地之间	187
朝鲜战火中的歌声	190
朝鲜女英雄李贞顺	196
九百个火炬	200



白蝴蝶之恋	207
一个崇高的美国人——埃文斯·卡尔逊	209
黄河的精魂	215

毛主席引我走向战场

在延安跟毛主席见面时，我才 22 岁，但已是出了两部文集的作家。因此同一批文化界人士被招待在机关合作社里。毛主席来和我们见面，一一询问志愿，轮到我时，毛主席微笑地望着我这个青年人，说：“刘白羽同志。你去教书吧！”一听让我去教书，我着急得脸红了。我坚定地说：“我要到前方去打仗！”这是 2 月份，谁知一个 5 月春寒之夜，毛主席把我找到他在凤凰山下的居处，他说：“你不是要到前方去打仗吗？现在有一个机会你去不去？”我马上回答：“我去！”他说现在有一个美国人，叫卡尔逊，要到华北敌后游击区去考察，你陪他去吧！”我真是又惊又喜，事隔 3 个月，日理万机的毛主席还记得我对他说的话，并且把这样一件涉外大事交给我这个年轻人，是对我多么大的信任呀！

卡尔逊先生：
毛泽东主席与胡锦华、
刘白羽等同志同去山西考察，
他们对山西人民的抗日斗争，
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帮助。
主任刘白羽先生，情况报告，你
要认真阅读，由刘先生负责转达。

敬礼！

毛泽东

3月11日



日月轮回、历史沧桑，65年之后，由一个世纪进入另一个世纪，谁能想到，今年夏天，卡尔逊的孙女凯伦到我家里来见我，她说要写她祖父的传记，找我谈谈当年与卡尔逊的敌后百日之旅。可爱的凯伦说：“我给你带来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她递给我一个蓝色卡夹，我在里面取出了毛主席写于1938年5月9日的这封信。这实在太宝贵了，内容如下：

卡尔逊先生：

多谢你送给的烟！

现有一文艺工作团与先生五个人同行，先生的工作可从他们得到些便利，他们的工作也请先生给以可能的助力。主任刘白羽先生来见，请接洽，你要的翻译也由刘先生负责物色。

敬礼！

毛泽东

五月九日

据我所知这是毛泽东写给卡尔逊唯一的一封信。因为卡尔逊华北游击区之行后，当年就回美国去了。凯伦说：这信的原件已收入美国博物馆，我复印一份给你带来，在中国恐怕也只此一份。是呀！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卡尔逊是罗斯福的密友，显然是罗斯福总统委托他来直接考察中国游击战的发展。

回首往事，今天我才领悟到毛主席交给我的担子是多么重呀。我到美国访问，在纽约，我接受了人民日报驻美记者对我的采访，后来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个长篇特写，题目就是我谈的一句话《五十年前播下的友谊种子》，到现在，已不是50年，而是65年了。

我完成这个任务之后，与毛主席又有过多次接触和交谈，他的话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正是他对我的教导使我成长起来。他批评过我也表扬过我。在毛主席的“深入火热斗争”这一至理名言的引导下，我亲身实践，参加了革命战争。从松花江打到沅江、湘江，经受了零下40℃严寒及零上40℃酷暑的考验，正因如此，我成为了一个真正红心赤胆的军人，直到现在，我依然还是一个真正红心赤胆的军人。

巍巍太行山

1939年春天，我从延安到太行山。山中绿阴扑面，万花飘香。当时，欧洲上空火药气味愈来愈浓；在我国华北战场，日寇的“扫荡”和我们的反“扫荡”频繁交替地进行，整个世界上，战争风暴一天紧似一天。没有多久，日本侵略军就向晋东南发动了一次大“扫荡”。我随同八路军总司令部，向峻峭的高峰和茂密的森林辗转行军。开始风和日暖，忽而大雨滂沱，山山岭岭都隐藏在黑灰色浓云密雾之中。漳河水猛烈暴涨，有如万马奔腾，挡住前进道路，后面逼上来的敌军隆隆炮声愈来愈近，形势万分紧急。一天下午，朱德总司令站在高高陡岸之上，漳河水在他面前像风雷怒吼。当时，从阴霾的西天上露出一线斜阳，正照在朱总司令的身上。他了望着，指点着，决定着作战行动。他那样从容镇定，给人一种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之感。第二天，云散日出，水位下降了些。队伍强渡漳河，在这里同滔天的浊浪展开搏斗。当我们渡河登岸，就看见总司令笑容满面站在那里，向每个人招手。漳河突破了，敌人合击扑了空。我们在总司令的领导下，迂回于绿森森的悬崖陡壁之间，攀缘而上太行绝顶极峰。总司令有时走到山顶上，人家望着他的背影，受到莫大的鼓舞。就这样，我们到达太行山高峰上砖壁和烟里两个小村庄住下来。

在太行山顶上，朱总司令的住处是一间农民的小屋。在土炕上搭一块门板，床头摆一条炕桌，他借着窗口幽暗的光线，批文件、读书，马列主义的书总是摆在桌上。

朱总司令追求真理，孜孜不倦。从辛亥革命起，中国革命屡受挫折。总司令亲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列主义送到东方，他就决然抛弃了过去的生涯，走向锲而不舍探索真理的途程。他远涉重洋到了德国，在柏林，由周恩来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从未停止对真理的进一步追求。在太行山，总司令拿一只小板凳，和大家一道坐在一个梨园中，听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课程。他是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一位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同志说过：“从前我们不懂什么辩证法，当时，总司令就到处讲；开个会呀，请他来讲，他就来。他一天经常出现在连队里，开党的小组会，他也来，会上向他提出许多问题，他就讲。”在太行山，总司令有一次说：“对马列主义，初次接触就如同迷信一样，宣传起来，比现在还热烈，懂得不多，就同人争论。”另一次他又说：“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讲都在一堆，那些话印到他们脑海中，再去传播。这一套，直到现在都是好的。可是我感觉到现在人都不那样爱讲了，



好像大家都懂得了，不知道是环境不同了，还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的总司令正是从思想上觉悟而献身革命，成为一个大无畏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朱总司令在太行山写的一首诗中有这样两句：“北华恢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但这样的大好革命形势，是经过艰苦卓绝、甚至危机万分的战斗得来的。这里摘录总司令讲过的开始创建工农红军的一次战斗：井冈山时期，有一次，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各带一部工农红军在鸟径会合。天快黑了，总司令到队伍里讲了话，又开了会，就在酣睡的战士身旁睡下。夜深了，只有高空的群星照着他们，四周一片寂静，但听见一片鼾声。谁知白匪的追击部队出现了，准备发动进攻。村里的地下党员赶紧送来报告。于是一个紧急命令，一个叫一个，一个拉一个，肃静无声地一下脱出险境。总司令谈起这事，微笑着说：“这一次红军非常危险，如果那块儿没有地下党组织，那一下就被敌人消灭了。党是红军的血脉呀！”但白军还是紧紧尾随不放，红军每天一百里、甚至一百多里地奔走着。很多战士的两脚走肿、发乌，这样到了大柏地。毛主席、朱总司令考虑到必须给追击的敌军一个歼灭性打击，才能扭转战局，大柏地在两座大山中间，正是打仗的好地方。部队埋伏在两面山上树丛中，可是夜间敌人没来，拂晓时枪响了。那是一场激烈的生死搏斗。一个报告从火线上送来：“子弹打光了，敌人又在增援！”这是胜败关键时刻，朱总司令屹立不动、坚毅如钢，他命令：“子弹光了，等敌人靠拢来。拿刺刀杀！”下完命令，总司令就亲身跑上火线，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一路走一路讲：“同志们！一定打！没有子弹，拿枪托砸，用拳头打，谁也不准退，死也死在这里！”整个部队像一个人一样跳跃起来，用枪托砸败了敌人，把敌人消灭在大柏地，由危局变成胜局，大柏地遍地是枪枝弹药。这时全部红军接受一项新命令：背枪！朱总司令两个肩膀上背了好几枝，一路走一路磕碰着响。毛主席《菩萨蛮》一词写道：“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就是第二次再到大柏地时回忆上述这场战斗而写的。朱总司令 1939 年在太行山讲述它是有深远意义的。因为毛主席在井冈山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这时，八路军已经威武雄壮、声震遐迩。可是不论我们如何强大，一定不能忘记我们胜利来之不易，谁要忘记这艰苦的传统，那就意味着背叛。

就拿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来说，也是经历了一番艰难险阻的。1938年，春节后不久，日寇进攻临汾。朱总司令率领部队向晋东南转移，在这里他遇到抗日战争中一次重大危险。在前进途中，突然与一股日寇遭遇，他们是从东面进攻临汾的一路。这时，朱总司令身边只有两个警卫连。兵力悬殊，避而不战，可免危险；但如阻止敌人，可使临汾的军需品从容转移，可使背后的友军从容撤退。总司令以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决定以两



个警卫连应战。2月25日上午8时，与敌人一个旅团进入战斗，狙击一天；次日，除了总司令部的守卫和通讯员，一律都投入火线参战。日寇侦察到只是朱总司令和仅有的警卫队，于是派遣十几架飞机，想一举炸平总司令所在的古县镇。可是日军指挥官从地图上错找到另一个沁县以东叫作古县的地方，把那里炸成一片火海。总司令却在安泽县附近的古县镇坦然自若地指挥战斗。以极少兵力阻止强大敌军四五天之久。这期间，外界完全失去了朱总司令的消息，国内外很多人焦急地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纷纷探询：

“朱德将军有无危险？”

总司令稳如泰山，指挥若定，牵制敌人到第三天，才离开大路，继续从侧翼攻击敌人。这两个连队，又争取了一天时间，这时由后面上来两个新兵连，没有枪枝弹药，每人只有两个手榴弹。但是总司令充分运用、充分发挥这两个新兵连的作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敌人几十辆卡车冲到面前了，新兵连的手榴弹一齐投向卡车，轰然一声，火光冲天，在这最后一击下，炸死炸伤无数敌人，拿他们的枪枝弹药武装了两个新兵连。估计临汾撤退已毕，总司令才脱离战斗，安然向太行山前进。这一场战斗充分说明总司令大无畏的精神，也说明他高度军事指挥的艺术。接着而来的是粉碎了日寇的九路围攻，从危局中创建了凭据高耸云霄的太行山的晋东南这一坚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燃烧在整个中国大地上。总司令部紧张繁忙，有条不紊，日夜工作。电报从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像雪片般纷至沓来。朱总司令每天吃过早饭就到作战科去，他坐下来，慢慢戴上老花眼镜，拿着一支钢笔，平心静气地批阅电报。作战科里非常肃静，总司令全神贯注，一动不动。有人来找，他也要把电报看完，再来谈话。总司令胸怀广阔，他的心时刻和整个中国辽阔无垠的战线上的每一个战士联结在一起。在太行山他写了一首诗，正说明他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胸襟：

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

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

那些日子，我们吃的是黑豆野菜，喝的是老乡土窖里积蓄的雨水。总司令在艰苦之中更显现出乐观主义精神。一个跟随总司令长征的年轻同志说过：“过草地最困难的一天，我实在支持不了，流了眼泪。总司令立刻跟我谈话，说：你有点悲观失望！一个人要克服困难，就要在困难中想办法，……哭就表示悲观失望。——革命的人只流血，不流泪，要克服困难，不要向困难低头！”这个同志说：总司令就这样用革命道理教育我们，这些话帮助